

Michelangelo's Notebook

生活、艺术和死亡在小说中不期而遇

[美]保罗·克里斯多夫 著 邵正芳 王彦华 译

米开朗基罗 的笔记本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Michelangelo's Notebook

[美]保罗·克里斯多夫 著 邵正芳 王彦华 译

米开朗基罗 的笔记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开朗基罗的笔记本 / (美) 克里斯多夫 (Christopher, P.) 著; 邵正芳, 王彦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Michelangelo's Notebook

ISBN 978-7-208-06670-0

I. 米... II. ①克... ②邵... ③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309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符永卫



世纪文景

米开朗基罗的笔记本

[美] 保罗·克里斯多夫 著

邵正芳 王彦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184,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670-0/I · 348
定 价	22.00 元

MICHELANGELO'S NOTEBOOK by Paul Christopher

Copyright © 2005 by Paul Christoph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 S. A. and Jia-xi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Michelangelo's Notebook

美丽的芬恩在一家博物馆工读时,无意中发现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素描,从此麻烦不断,被人四处追杀。

博物馆馆长克劳雷遭人勒死,喉咙里插了一把非常罕见的摩洛哥匕首。

紧接着,两个艺术品收藏家,上校乔治·加蒂和亿万富翁克雷斯曼莫名死去。

这一切都因大师的神秘素描引起,而其背后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教皇与纳粹的私下交易,

纳粹宝藏偷运到美国藏在纽约市地下……

保罗·克里斯多夫

Paul Christopher

克里斯多夫·海德 (Christopher Hyde) 的笔名，他的以二战为背景的历史惊悚/谍报系列小说扬名国际，他的小说完美地结合了谋杀推理、纳粹秘史、国际间谍战和宗教轶事。

引子

1942年7月22日，斯塔西亚

利古里亚海滨，

北意大利

马焦雷·蒂贝里奥·贝尔托利奥，身穿墨索里尼黑色旅的全套制服——深黑色的肩章，血红色和银白色相间的双M型领子，斜边便帽上镶着银白色和黑色相间的骷髅图帽徽，坐在积满灰尘的蓝旗亚牌指挥车的后座上，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副领袖模样。看上去威风凛凛，其实他心里虚得很。这套制服是假货。他根本就不在军队里，而是在声名狼藉的OVRA，意大利镇压反法西斯警备组织——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意大利的盖世太保。

他是今天早晨搭乘一架萨伏亚SM.75老式客机从罗马一路颠簸过来的，利托里奥的蓝知更鸟标志依然隐约可见，紧贴机尾的意大利空军的黑斧标志后面。在飞机上颠簸了四个小时之后，总算到达了斯塔西亚海军基地，然后他借用了一辆指挥车和一名驾驶员，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现在，快要到达目的地了。

驾驶员驾车穿过狭窄、弯曲的波多维内瑞街道，驶向拉格拉齐渔港。他的身后是多里安城堡，这座巨大的城堡建于12世纪，用来守卫进入斯塔西亚海湾的通道，如今，八百多年已经过去了，它依然在履

行它的职责。从防护森严的海湾望出去，停泊在海面上的意大利舰队一大半跃入眼帘，其中包括大型战舰安德里亚·多里安号和它的姐妹舰朱利奥·切萨雷。船身虽然已经伤痕累累，颜色发黑，却依然顽强地漂浮在海面上。

抵达破旧而古老的码头，贝尔托利奥跨出红黄色特大型吉普，双腿一并，“啪”的一声向驾驶员行了一个黑衫党军礼。

“半小时后返回，不得延误。”贝尔托利奥命令道。

“没有问题，马焦雷。半小时后见。”

驾驶员点点头，发动破旧的指挥车，掉头驶离码头。海湾其实是渔村的港口，对面约半英里处是树林茂密的帕尔玛利亚岛，他能看见岛上有一幢长而低矮的建筑物，上面写着“圣乔凡尼修道院”的字样。修道院紧靠海岸，下面是一个水泥浇筑而成的小船坞，一艘宽大的老式平底渔船系在锈迹斑斑的黑色铁缆柱上。贝尔托利奥朝四下里望了望，只见几码开外停着一条小渔船，渔夫吸着香烟，正在同一名男子交谈。

“载我到对面的修道院去，多少钱？”贝尔托利奥语气生硬地问道。渔夫将他上下打量一番，目光落在他胳膊上卷曲的少校单杠臂章和墨索里尼旅标志上。

“您到那边去干嘛？”老人问道。他的潮乎乎的棕色眼睛瞄了瞄少校头上的黑色军便帽和骷髅图帽徽，神色平静。

“我过去有事，老头。说吧，要多少钱？”

“是只送您过去呢，还是要往返？”

“往返，”贝尔托利奥厉声说。“你在船坞等着。我还有一位乘客。”

“那得加船钱。”

“为什么要加钱，老头？”

刚才同渔夫交谈的男子微笑着，开口说话了。“您叫他一声‘老头’，他的价钱就要往上涨一涨。他这个人哪，还以为自己年轻得像一只山羊呢。他坚信修女们全都想跟他干那档子事儿。”

“那些修女还是让伯托尔神父去干吧，”老头大笑起来，露出半打黄色的牙齿残根来。“没准儿他就爱趴在老女人的身上吭哧，至于我嘛，喜欢的是舞会上年轻的小牡蛎。”

“你可真真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究竟多少钱？”贝尔托利奥打岔道。

“这得看您的口袋是鼓还是瘪。”

“狮子大开口，才多远一点路。”

“您是神呀，马焦雷？那您从水上走过去得了。”

贝尔托利奥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卷里拉，抽出六张。老头眼梢一翘，白眼一翻，贝尔托利奥又抽出六张来。

“这还差不多，”老头挥了挥粗糙的手，“上船吧，我送您到修道院去。”

贝尔托利奥摇摇晃晃上了船，在船尾座板上坐下来。老头随后爬进来，卸下两支长桨，往海岸一点将船撑离码头，接着把桨插入船舷桨眼，开始用力划船。贝尔托利奥僵着身子坐在船尾，双手紧扒着船帮，随着船进入海湾深处。他觉得有点恶心，原来就在他的身旁，放着一只大桶，里面盛着凝胶状棕色液体，不停地晃来荡去。一阵阵恶臭从桶里散发出来，刺激得他本来就不舒服的胃开始翻腾起来。

“是乌贼的脑袋，”老头解释说。“一到交尾期，乌贼就会凭着本能浮上水面，正是诱捕它的好时机。赶在它喷射精子前，你一刀剁掉它的头，捞起来在太阳底下晒上一两天，就可以做成上好的鱼饵了。”

贝尔托利奥没有应声。修道院越来越近了，就在他们的前头。修

修道院很长却不高大，院内修了一段奇形怪状的台阶，与整个岩石背景浑然一体。修道院后面是一块往下倾斜的草地，围着制作精巧的白漆铁栅栏，围栏里面又有一小块墓地，掩映在几株矮小的橄榄树中间，零零落落地立着几块普普通通的石碑和几个十字架。

老头扳动右舷桨，让船沿着竖立的细长的拦鱼栅滑行，然后径直将船拉向修道院前的小码头。靠近码头时，一位瘦小的上了年纪的修女身穿蓝黑色教服，头裹一条白头巾，只露出一张狭小的脸庞，走出修道院大门，抄着双手向码头走来。贝尔托利奥越来越靠近码头时，她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有那么一片刻，他的心底泛起了恐惧和羞愧的感觉。还是孩子时他就有过这样的感受，那时像修女这样的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她们用一根细软的山楂树枝条主宰着他的世界。在跨出小船踏上码头的那一瞬间，这种感受，再加上胃里翻江倒海，使他心里格外难受。修女盯着他看了一眼，一言不发，然后转身往回走，贝尔托利奥紧跟在她身后，不一会儿，随她进了清冷的石头砌成的修道院。里面很暗，似乎没有灯光。贝尔托利奥眨了眨眼睛。上了年纪的修女穿过毫无装饰的前厅，拐进了一个像是休息室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几架子书，一张大木板桌，几把椅子，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壁炉。只有一扇窗户，窗板紧闭，贝尔托利奥透过宽大的百叶窗往下一瞧，看到的是狭窄的海滩和码头。再瞧那老渔夫，早已不在原处，已经划出海湾近一半的水程了。

“Caccati in mano e prenditi a schiaffi!” 贝尔托利奥见状咒骂起来，然后一手握拳，重重击打另一只手掌。

“你说什么呢，少校？”

一个矮小的四十来岁的修女从壁炉那一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神情。不像刚才那位领他前来的年长者，这位修女浑

圆的腰上挂着重重的一圈刻有雕饰的木制圆珠，脖颈上还戴着一个大大的铁十字架，垂吊在她硕大的下垂的双乳之间。

“我什么都没说，”贝尔托利奥回答说。“您又是谁呢？”他粗鲁地问道，下巴高高抬起，似乎不是在有意模仿意大利领袖的姿态。

“我是院长，修女贝妮代塔。您大概就是那个他们说的要来的人吧。”

“我叫马焦雷·蒂贝里奥·贝尔托利奥，第六国家安全志愿军（MVSN）台伯河师的。”贝尔托利奥没好气地厉声说道。

“我就料到来的是秘密警察。”贝妮代塔嬷嬷说。

“意大利没有秘密警察。”贝尔托利奥说。

“你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马焦雷。你是我的想像力虚构出来的。”嬷嬷微笑着，一脸倦容。“我想德国盖世太保对两个国家已经够用了。”

“我來是为了那个孩子。”贝尔托利奥说。他从制服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裹，上面盖着梵蒂冈的交叉型钥匙和三重冠大印。

“您在高层有朋友。”贝妮代塔嬷嬷说。她伸出又粗又短的食指，插进封印底下，撕开了包裹。里面是一份出生证明，一本旅行通行证，背面盖着梵蒂冈、瑞士政府和纳粹移民局的大印。还有一套为未命名者准备的旅行文件。“这些文件上的名字是弗雷德里科·博特。”她说。

“就是那孩子的姓名。”

“不是，不是的，这您知道，马焦雷。”

“从现在起就是了。去把他带来。”

“要是我跟您说修道院里没有叫弗雷德里科·博特的人呢？”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院长。这对您和我都没有好处。要是您把孩子藏起来，或者不把他带来，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他停顿了一

下，接着说：“我只是照指示办事。实话跟您说，这种事我也不乐意干。”

“那好吧。”

贝妮代塔修女拿起壁炉台上的小铃铛，摇了几下，屋子里立即响起刺耳的铃声。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子。她穿着裙子、宽大的短衫和针织套衫，神情有点局促不安，手里牵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小男孩穿短裤、白衬衣，系着一条窄小的领带，黑色的头发抹上了水，弄得很平滑。他看上去吓坏了。

“这就是那个男孩。这位是非洛梅纳修女，她会照料这孩子。德语、意大利语她都能说，这样她自己有什么要求，孩子有什么要求，您听起来都不费劲儿。”她走上前一步，吻了吻年轻修女的双颊，把旅行通行证和出生证明递给她。非洛梅纳修女接过来，塞进了开襟绒线衫的深口袋。她跟那孩子一样，似乎也被吓坏了。贝尔托利奥晓得她为什么会害怕；要是他走的是她的路，他也会充满恐惧的。

“载我过来的船已经走了。我们怎么回去呢？”

“我们自己有船，”贝妮代塔修女说，“你们跟非洛梅纳一块走，她领你们去坐船。”

贝尔托利奥点点头，然后“啪”的一声脚后跟一并，手臂开始僵硬地往上挥，转念间他猛然想起行法西斯举手礼不妥当，便顺势改为使劲点头。“谢谢您的合作，院长嬷嬷。”

“我是为了孩子才这么做的；孩子是无辜的，与那场疯狂不沾边……不像我们。再见。”

贝尔托利奥没有应声，转身向门口走去。非洛梅纳修女和孩子温顺地跟在他身后。到了门口，孩子停住脚步，扭头往回看。

“再见，欧金尼奥。”贝妮代塔低声说，然后孩子就走了。

她奔到窗口，透过百叶窗缝隙看着他们三人向码头走去。多米尼克，邻村一个过来帮修道院干杂活的小伙子，在码头等着他们。他把孩子抱上了平底小渔船，又帮着菲洛梅纳坐下来。马焦雷坐在船头，昂首挺胸，倒有几份像是穿着滑稽军装的华盛顿，正在横渡特拉华河。多米尼克爬上船，解下船桨划动起来。不一会儿，船就进了夹在陆地和小岛之间的狭小海湾。

贝妮代塔修女呆呆地凝望着，直到孩子的身影消失在天际，才出了休息室，沿着两排小房中间的走廊往前走，来到浴室和盥洗室后面地势较低的房子的门口。出了门，披着夕辉，踩着煤渣小道，向山上的墓地走去。到了墓地她又绕开继续往前走，穿过一片幽暗的树林，来到一个小山谷，谷底鲜花盛开，四周山坡上的松树散发出浓郁的松香。

她沿着小道下到一块碟形浅凹地，大风在她头顶呼啸，远处的大海也在咆哮。要说凯瑟琳曾经爱过什么，那么她爱的就是这个地方；她的生活伤痕累累，恐惧和忧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有在这一小块地方，她的心灵才可以得着安宁。波多维内瑞来的那个神父不同意把凯瑟琳安葬在墓地，贝妮代塔修女也没有跟他争辩。在内心的深处，她倒是觉得这块土地比起别处来，最为接近上帝，凯瑟琳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会喜欢这里的。

到处都爬满了常春藤，不过她还是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普通的大理石十字架。她蹲下身来，费了老大的工夫，才除净石头上的藤蔓，露出刻在石头上的铭文：

凯瑟琳·玛利亚·特里萨·安农齐奥

1914年5月26日

1939年10月22日

PACEM

贝妮代塔修女慢慢解下戴在右手上的念珠，交叉着十指，紧紧把它握在掌心。她凝视着石碑，低声念起一段古老的祈祷文，它也是这位年轻女子跳海之前留下的遗言：

是甜美的歌声在耳际响起：

我崇敬你，哦圣母！

是甜美的歌声在应和：

我崇敬你，哦可敬仰的圣母！

你是我的喜悦、珍贵的希望和纯洁的爱，

我面对苦难的力量源泉。

假使我的灵魂

因为激情而

有了苦恼

受了创伤

遭受着来自

悲伤和哭泣的痛苦，

假使你见到了你的孩子被不幸所攫住，

哦仁慈的圣母玛利亚，

让我休憩于你慈母般的怀抱。

但是，唉，

最后的审判早已疾速来临。

将恶魔打入地狱最深处，

并且更加贴近，敬爱的圣母，
您的年老的罪孽深重的孩子。
以你温柔的抚慰，
护佑你谨慎的被监护人
仁慈地将她们交付与上帝
而灵魂重新回归于他。
阿门。

风掠过树林，呼呼作响，仿佛是在应答她的祈祷。在瞬间的静寂中，女孩提时就已怀有的信仰又从她心底升起，她再一次得着了神性的喜乐。然后，那喜乐在呼啸的风中逐渐消隐，而她早已泪流满面。她想起了贝尔托利奥，想起了菲洛梅纳，还有那个孩子。她想起了凯瑟琳，想起了那个男人，正是那个傲慢自大的不敬神的男人，弄得凯瑟琳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对于他，她没有祈祷，只有一段许多年前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咒语。

“咒你烂尸于坟墓之中，咒你死后蛆虫满身，咒你的灵魂在你的家人及世人眼前堕落。咒你永世受罚，永远受到地狱烈火焚烧，得不到宽恕。”



1

一头褐红色的长发，光亮而平滑，从她的头顶直垂而下，又在距离发根几英寸处开始变成波浪型的自然卷发，披落在白皙的肩头上，几缕秀发自肩头滑落，掩盖在胸脯上。她的双乳轮廓非常优美，不十分大，但丰满圆润，皮肤光滑，乳峰上部散落着几颗小小的雀斑，粉嫩的乳头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似乎是透明的，而乳头的嫩红色，一般只能在某种奇异的海贝的内部表面才看得到。她的双臂颇长，但又特别结实，似乎不是一个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左右的女性所能拥有。她的双手也是精美的，手指纤细，像是小孩子的，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

她的胸部呈弧形隆起，腹部平坦光滑，耻骨上方是珍珠状肚脐。覆盖那个部位的毛发柔软细腻，有着浓重明亮的铜色，就像在大多数红头发的女人身上一样，毛发长成了整齐、漂亮的楔形，恰好掩蔽住双腿之间柔软的阴部。

她的背部光洁平坦，脖颈颇长优美，掩盖在倾泻而下的长发下。脊骨底部有一个浅红色喇叭状胎记，大小与硬币一般，正好长在小巧而富有弹性的臀部的凹口上方。大腿修长，小腿结实，形状优美的脚踝向下延伸，连接着一双高高拱起的美丽的小脚。

在泻落而下的红褐色秀发的衬托下，她的脸庞几乎跟她的身体一样美丽。前额宽阔、光洁，颧骨高耸，嘴唇丰满却不显肥厚，她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天真无邪的气质，而稍嫌宽大的下巴给这种天真无邪平添了一股坚毅的味道。她的鼻子长而窄小，具有一种真正的古典美，鼻梁两侧散落着几颗雀斑。一双大眼睛是深深的绿玉色，散发出令人恐惧的智慧的光芒，摄人心魄。

“就这样吧，时间到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丹尼斯，纽约艺术学院的人物素描教师，将巴掌拍得山响，抬头对着微微凸起的模特台微笑。“谢谢你，芬恩，今天就到这儿吧。”说着，愉快地冲她笑一笑，她也微笑着。画室里的其他十几个人纷纷把手中的各色绘画用具放在画架的横档上，大家开始闲聊起来。

年轻女子弯腰捡起陈旧的黑白相间的绣花和服，每次来这里她总是带着这套衣服。她穿上和服，把腰带系在细腰上，走下小小的模特台，躲到教室另一端高大的中国屏风后面。她叫菲奥纳·凯瑟琳·赖安，不过朋友们都叫她芬恩。今年二十四岁。她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度过的，不过来纽约上学、工作快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分分秒秒她都非常珍惜。

芬恩在屏风后面把衣服脱掉，放在折叠椅上，迅速换上另外一套衣服，把和服塞进背包。几分钟后，一切停当。她穿着半旧的李维斯牌牛仔裤，她最喜爱的运动鞋，穿过市中心区时可以提醒司机注意的黄色T恤衫，出现在写生班学生面前，像往常一样挥手道别，学生们也挥手致意。她看了看丹尼斯开给她的支票，一边往外走，来到明亮的正午阳光照射下的街道上，打开锁在街灯柱上的破旧的思汶牌厚轮胎轻便脚踏车。

芬恩把背包丢进装有彻姬塔牌嵌入式香蕉盒的管钢车篮，把链子